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三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直諫第三

漢王章成帝時為京兆尹章素剛直敢言以為大將軍王鳳建遣定陶興王之國非是迺奏封事言日蝕之咎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佐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

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
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
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茍欲使天子
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
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曽不一舉
手鳳不内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
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内行篤
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

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内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悟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

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瑯琊太守馮野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堂主樂賢也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欲倚以代鳳而上以皇太后故章竟下獄而死

梅福成帝時為昌尉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

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其異智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

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隳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廡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

洩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以大臣勢陵不敢和議也方

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

躬等反足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

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

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是士者國之重器得士

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

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

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

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以升斗之禄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吐懣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矣然其雋傑指陳世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

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禄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無道之罔以為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羣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廼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

謂伯道者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黒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鵲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也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

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其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叛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

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来日蝕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菑亡與此數陰盛陽衰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来社稷三危吕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𦦨𦦨勢陵於君權隆於上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遂不納成帝久立

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横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陛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

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絶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戸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謂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

侯奪宗聖庶奪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䕺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户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孫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

杜業封建平侯哀帝即位業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鯁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輙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譖愬故許后被加以非罪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族妬同産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

陛下初即讓未皇孫獨特立莫可據扙權臣易是意

若探湯宜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諸博忠信勇猛

材畧不世出誠國家雄俊之賢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

鎮天下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髙枕而卧矣昔諸吕欲危

劉氏頼有髙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

也

毋将隆哀帝時為執金吾侍中董賢方貴帝使中黄門

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将隆奏

曰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勞賜一出少府盖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别公私示正路也古言諸侯方伯得顓征伐廼賜斧鉞漢家邉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之公用給其私門棄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

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帝不悅
鮑宣為諫議大夫時哀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議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

親見也今奈何反復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凶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菑一亡也縣

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劫掠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寃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饉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

得居尊官食重禄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賔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禄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鳲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柰何獨私養外親與

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千萬數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視酒如漿視肉如藿也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

三公知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襲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奸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内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曽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庶黎怨恨次有諫諍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禄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諍為職

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帝以宣明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是時民驚走持藁或麻稈一枝相傳日行詔明年正月朔日蝕帝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黄門郎數十人宣又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来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日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

虧乎陛下深内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禄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説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虷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葭莩喻輕薄而附著也但以令色諛言自進令善也諛諂也賞賜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時以三第揔為一第賜賢猶嫌陋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賢父子坐使天

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為賢第上時時行夜者

上冢有會輒大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

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

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

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

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

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

易視以應天心易改也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

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不被省視也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瀕涯也願賜數刻之間刻漏刻也間空隙也極竭毣毣之思毣毣猶蒙蒙也如淳曰謹厚之貌也退入三泉死亡所恨三重之泉言其深也

帝大感異納宣奏

鄭崇字子游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帝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帝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

帝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

已侯孔鄉皇后父為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周書亡逸之篇也）故衰世之夭折蚤沒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案即寫詔之文）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顓制邪帝竟封焉崇又以董賢事貴寵過度諫繇是

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

後漢譙玄巴郡人成帝時為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為微行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子多橫夭折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裔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於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太子産而不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

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為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銚期為衛尉光武嘗輕輿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

郅惲為上東城門候光武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乃從東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

田以萬人為憂而陛下遠獵上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侯為參封尉蔡茂為廣漢太守時雒陽令董宣舉糾湖陽主光武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繇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勢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

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宫省逋罪積日寃魂不報雒陽令董宣直道不顧于主討姦陛下不先證審詔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憍逸賓客放濫宜勑有司槩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

鄭興為大中大夫建武七年三月晦日蝕興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為菑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菑

生往年以來讁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菑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避正寢過日食時也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隂氣未作其菑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讁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者是屈巳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

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或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繆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己從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蝕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蕃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

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

廣諫羣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

桓譚為議郎給事中時光武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醻

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上疏曰前獻瞽言未蒙詔報

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

臣欽若等曰譚先上疏陳時政所宜事具規諫門

謀有益於正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

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

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

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黄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畧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今

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

權謀者未得也臣譚伏覩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尅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帝省奏愈不悦

陳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

宜令司隷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
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
仲父孔子曰百官揔已聽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
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
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
以刺舉為明徼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
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
身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

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篤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楊終為蘭臺校書章帝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徒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帝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誤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

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廓然
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
以比年久旱菑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
隆無以加焉臣切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
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
寃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
役轉輸煩費又遠屯吏五吾樓蘭車師戊巳民懷土思
歸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衆庶昔殷民近遷

雒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國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且南方暑濕瘴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書奏帝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論以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絶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

已毁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夷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遏屯

宋意為尚書章帝性寛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為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

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
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
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
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錫幣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
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乇縣男女少長
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
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榦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
當為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

又西平三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藩國為子孫基趾而室第相望久盤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令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李不難且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藩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衆望帝納之

魯恭為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恩日昃

不食愛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兆庶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畜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惡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縣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

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大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佑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絶而已今邉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乂於下則隂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来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来有我而吉已夫以

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南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蔡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難不絶如繼都護陷没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為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所以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並涼州少雨麥根枯燋牛死日甚

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官咸曰不可陛下獨柰
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䘏其言乎上觀天心下
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
奴而巳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
從

何敞為侍御史時車騎將軍竇憲大發軍擊匈奴而
詔使者為憲弟篤景並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敞
上疏諫曰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慢書之恥

此二辱者臣子所爲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恥而盛春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而猥復爲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臣雖斗筲之人誠竊懷怪以爲篤景親近貴臣當爲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

不省後拜為尚書復上封事曰夫忠臣憂世犯主嚴言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耶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

然中攺兄弟專朝寃秉三軍之重篤景揔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𠙽𠙽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覩公卿懐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寃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寃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寃等吉𠙽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絶其綿綿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寃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

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臣伏惟累祖蒙恩迨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瑓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也

樂恢為尚書僕射竇憲兄弟放縱恢上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繇權移於下大臣持國嘗以執盛為咎伏念

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
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乖互衆物
夭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
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
太后永無慙恧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時
竇太后臨朝和帝未親萬機恢以意不得行乃稱疾乞
骸骨詔賜錢太醫視疾恢薦任城郭城均陽高鳳而遂
稱篤拜騎都尉上書辭謝曰臣受厚恩無以報效夫政

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權春秋以戒聖人懇惻不虛
言也近世外戚富貴必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山陵
未遑政事諸舅寵盛權行四方若不能自損誅罰必加
臣壽命垂盡臨死竭愚惟留神詔聽上印綬乃歸鄉里
唐羌和帝時為臨武長交州舊以龍眼荔支及生鮮獻
之驛馬晝夜傳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頓仆死亡不
絕道經臨武羌上書諫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
以貢膳為功故天子食大牢為尊不以果實為珍伏

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等馬驚風發南州土地惡蟲猛獸不絶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則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從其奏而罷之

翟酺為尚書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並用威權酺上疏諫曰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踈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絶之恩蒙值不諱之政

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膺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禄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

位莫肯正議翕翕訿訿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珠吐於澤誰能不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皂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較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

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四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以來菑譴頻數地拆天隙高岸為谷修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歡罷

晏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菑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省而外戚寵臣咸惡之

陳忠為尚書僕射安帝數遣黄門常侍及中使伯榮（伯榮帝乳母王㷝女）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為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菑自厚不責臣

司臣司狃恩莫以為咎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青兾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濵海水盆溢兖豫蝗蝝滋生蝝子也螽荊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虗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涖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隂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軿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

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菑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

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繇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動輙免公台忠以為非國舊體上疏諫曰臣聞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為下御坐為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繇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亢見有所興造（亢見言不廣也）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讟日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

丞相使責贓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

乖宗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

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文峻言醜有乖章憲宜

責求其意剖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圓於規

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冊府元龜卷五百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五百三十七至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張九鐔

謄錄監生臣胡念祖

冊府元龜卷五百三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直諫第四

後漢張浩為廷尉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浩與太常桓焉太僕来歷廷諍之不能得浩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難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今皇太子春秋方

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

奏不省

左雄為尚書令順帝初廢為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黄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以娥前有謀遂封為山陽君邑五千戸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兾襄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至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

爵令青州饑虛盜賊未息民有之絶上求廩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為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為以求天意以消畱異誠不宜追録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恩欲特加顯賞

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羞與為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

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絶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内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甾戹之運然後平議可否㑹復有地震緱氏山摧之異雄復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甾猶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尤異今冀已高議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雖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

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以交搆失爵

黄瓊為尚書僕射順帝時連有錙異瓊上疏曰間者以来封位錯謬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暗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雒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錙異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

張綱為侍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職危心綱嘗感激

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
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繇舊章
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
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
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廢重人故家給人足夷
狄聞中國優富信任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
而頃者以來不遵舊章無功小人皆有爵官富之驕之
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

留聖恩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

胡廣爲尚書僕射時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決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鈞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

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
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
楊倫為侍中順帝時郃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
太守後有司奏嘉贓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
大臣百有餘人倫乃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
則惡消振裘持領領正則毛理令任嘉所生狼籍未
受辜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絶
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四賢徐州刺史劉福等釁

穢既彰戚伏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絶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讟當斷不斷黄石所戒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公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倫探知密事徼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結正其罪鬼薪取薪以給宗廟三歳刑之）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

郎顗舉有道不就順帝陽嘉二年正月就徵公車時災異屢見顗乃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内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温三省之勤思過念舊務消祇悔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

其源者流清涸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皷籥以虗為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宫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災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宫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為長府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禀卹貧人賑

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欲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氷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

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温而寒違反時節錄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非候察衆政以為立夏之候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竟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

逆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夫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令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疏小網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鑕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顗對

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禀性愚戇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顓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宮殿官

府近始永平歳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别觀本不常居而皆當修積土木營建無已消功殫賄巨億為計易内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宫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勑下鐘鼓之懸休繕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繇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敏速也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来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願陛下較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

雕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言天子為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日天立應以惡也如是則景雲降集眚珍息矣二事去年以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為實清濁為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效而寒溫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陽君陰臣侵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陽也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

致立春前後温氣應節者詔令寛也其後寒者無寛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抜非所以求善贊務引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歴天門災成戊巳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青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鈌則氣逆於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

穀收稍減家貧戶饉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饑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尊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四事臣仰覩天文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五十餘度去年八

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宫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宫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宫之女表商容之閭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宫人以違天

意故皇子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幸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于人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苟言之罪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日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罰又

為大辰北極亦為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歛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責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大尉服干戚建井旟畫玉版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

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為福也六
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氣色
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
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
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為天戒
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
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
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

則譴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虗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立春以来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禳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時劉琦為司徒至陽嘉三年策免七事臣伏惟漢興以来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基當作朞謂以三朞之法推之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汜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秘歷今值困乏

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厄即位之元紫宫驚動歴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為戌仲已竟来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年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

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詰顗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繇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顗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盛而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温柔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

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招殆非朝廷優寛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吕之才而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輙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来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竟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繇舊章也尚書職任機衡宫禁嚴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倫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

百載計歷改憲三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途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

臣顗愚蔽不足以答聖問顗又上書薦黄瓊李固并陳
便宜四事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歳之始也王
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寛大
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
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
地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
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
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歳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耀

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為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二事孔子曰靁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

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從寛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靁不靁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踈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璇機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

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歳雷以冬鳴則歳飢也陛下若欲除災招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大皓悅和靁聲乃發大皓天也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歳星合明於房心太白在北歳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宫孝經鉤命决曰歳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歳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

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饑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禄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為祈禱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

可禳止則歳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録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雒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宿麥若一穀不登則饑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願陛下早宣

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皆畧如顗言耳

杜喬為大司農順帝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

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
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主
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
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
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
位而物無勸苟遂私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
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周舉永和末為諫議大夫時連有災異順帝詔舉於顯

親問問以變青舉對曰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来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禄不序德觀天察人凖令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常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彊宗大姦以時擒討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

劉陶為太學生桓帝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凶荒饑蝗異數見陶上䟽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

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

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彫敝
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竟令
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
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
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饑
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辛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
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
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

出於讒口擅閤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巳而不
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强
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
非仁不扶亂非知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
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
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絶俗穆
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民清萬里歷典牧守
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

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上齊七曜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氷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

袁著為郎中年十九見梁兾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埶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用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畱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

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順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耳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若殷王紂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書奏不省

楊秉為侍中尚書時桓帝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上疏諫曰臣聞瑞爲德至災應事生故傳曰禍福無門唯人自招天不言語以災異

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鸞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齊莊公如崔杼家為崔杼所殺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

畧陳其愚帝不納

應奉為司隷校尉桓帝時田貴人見幸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乎鄭漢立飛燕成帝胤嗣泯絶母后之重興廢之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帝納之

李雲為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梁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為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是時地數震

裂衆菑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
書移副三府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
五氏來備五氏即史記所謂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者來備也不得其人則
地動搖宮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
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
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
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
專擅虐流天下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

謀臣萬户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觧體（列將謂皇甫規等）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死黄門獄中

朱穆桓帝時坐忤官者趙忠輸作左校赦出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有相推薦者於是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官者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叅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官者自延平以来

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及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御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勢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繇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衆僚皆為稷契之臣兆庶黎民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者尚書事黄門侍郎一

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宫自此以来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叅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起左右傳出聲傳令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毁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懑發疽卒

陳蕃為光禄勲桓帝時封賞踰制内寵猥盛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恱是為

令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悦也夫諸侯
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
功臣不侯而聞追録河南尹鄧萬世父尊之微功更爵
尚書令黄門僞先人之絶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
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
内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隂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
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
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活而採女數千食

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蓄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兵革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邪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繇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得失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

人但賜雋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成較獵廣成苑名蕃上䟽諫曰臣聞人君有事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敖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於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王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戹害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

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令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琊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嚬眉之憾景公感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書奏不納

襄楷平原人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灾異尤數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

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臣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座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心犯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座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切執法歲為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

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臣聞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雒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諠於占亦與竹柏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竪之譖乃遠加老逮三公上書乞哀瓆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

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陛下即位以来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寃漢興以来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求平舊典誅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歳以来州郡玩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輙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已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寃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

王一妻誕致十子令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行以廣螽斯之祚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内野王山上有龍死可長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易况之大人帝王為符瑞或聞河内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者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黄石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况於實邪夫星辰

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勢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郡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為帝也大學天子教化之宫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

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臣前上琅琊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至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强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繇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為此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為劉瓆成瑨虧除

罪避追録李雲杜衆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
星闕比年日食於朔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崇所
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
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嗣不興孝冲孝
質頻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為生虐
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高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
鄙之徒生於其時殷紂好色妲己是出葉公好龍真龍
游廷今黄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

未兆豈不為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或言當時老子西入夷狄始為浮屠之化浮屠不三宿桑下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即移去也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婬女艷婦極天下

之靡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書上即
詔尚書問狀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宦官武帝末春秋髙
數游後宫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
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
然乎尚書上其對坐論司寇